

刊創日八十月九年九廿國民　號七二一四一第｜報日戰抗：名原
館報西山：址社

石家莊外圍我軍反擊大捷
解放正定欒城殲敵萬人
晉南又解放絳縣及大陽等重要據點

（新華社平漢北段十三日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保衛陝甘寧保衛毛主席，向石家莊外圍蔣軍發動自衛反擊，殲敵萬人。攻勢於本月九日午夜開始，十一日晚，解放石家莊南六十里之欒城，十二日晨八時，解放石家莊東北三十里之平漢北段重鎮正定，及靈壽、高邑（石家莊至元氏間）等車站據點六十餘處，正太路井陘、獲鹿間亦被截斷。據初步統計，共殲胡宗南部第三軍及偽保安部一萬餘。戰事正猛烈發展中。

（新華社同蒲前線十三日電）晉南人民解放軍再傳捷報，又解放絳縣城及大陽、北帝、蘇頭等重要據點。九日，人民解放軍某部由既絳縣南境，大交一帶，逐漸向城垣緊縮，守城蔣軍當即棄城潰竄。此晉南人民解放軍五天出擊中解放之第六座縣城。北線解放浮山之人民解放軍某部，繼續向臨汾推進，消捨蔣軍據點城原、翟店，我於十日相繼收復大陽城、北帝村（臨汾城東三十里）及蘇頭（洪洞東二十五里）三重要據點。當地人民悲喜交集，爭向我軍控訴蔣軍半年來之罪行，要求復仇。

洪趙游擊戰
逼使蔣軍無安然之地

（洪趙訊）洪趙將佔區游擊戰爭的猛烈發展，逼使蔣軍不敢輕易行動。出城十里外，至少一營兵力，即使在城門要點要衝，平常也得一班人以上。三月十一日洪蔣軍北上，在上紀落路線地雷一顆，繼續前行，又遇民兵伏擊，死傷七八人，後趙城派來兩連援軍，我民兵又予以打擊，戰鬥八小時，黃昏後敵逃回城內。四月一日，趙城蔣匪分兩個排，二人到韓家莊搶糧，遭我游擊隊埋伏，除擊斃一名外，生俘十名，跳脫的一個失了兵，共繳獲步槍二挺，手槍、步槍九支。據村政權人員，川其不意的打擊，恐懼，只能幾個「聯村」集中一起活動，夜晚分散居住，但還要向附近人家要收條，叫「保險存單」。現洪洞城大小門，只開二個，白天城上站崗，外的人不准進城，北關集市已常停撤。（歐征）

趙城蔣偽最近抓了我洪趙大隊一部，三月十四日向該敵附近出擊，在西關附近遭遇，經我奮勇衝殺，敵慌亂逃跑，我俘敵十名，繳步槍十二支，子彈數百發。（洪趙訊）臨縣「治村」人員已全部蹲垮。（歐征）

（洪趙訊）臨縣輜重「治村」人員，經常向我洪

反抗閻錫山暴政
平介千餘農民起義

（新華社晉綏十三日電）不堪閻錫山搶糧抓丁之暴政，平（遙）介（休）閻佔區千餘農民，揭竿起義。平遙縣城十里之侯郭村、道備村男女農民七百餘人，於三月十九日起，當日擁入閻偽「治村」公所，奪去「自衛團」槍支，痛毆村長侯維懷及閻偽特派員、協助員、村公所排長。次日，離城五里的貴家堡、劉家莊，也有被閻偽強徵之「壯丁兵」一百名，劉家莊偽村公所搗毀，高呼「反正不能活，只有起來幹！」三月十二日，介休同蒲路北的北辛武、中街、鳳仙等村農民，被迫結隊，參加石頭碾瓦，將「治村」助理員村長等四人打死。閻錫山曾先後派兵前往彈壓，並進行撫騙宣傳，但均無效，農民現仍堅持鬥爭中。

大寧胡軍逃亡日衆
餓着肚子修工事

（新華社綏縣十一日電）傳佔大寧之蔣胡軍，每天吃不飽飯，經常餓着肚子修工事，士兵每天想家想逃跑，士兵中又大部是抓來的新兵，管制甚嚴，不能出外，稍走一步，就「打罵」，有人偷搶點糧，稍一不慎就受打罵，因之士兵逃亡甚多。本月九日大寧蔣胡軍士兵馬全甲、陳光鵬、許通年三人自大寧逃來解放區。馬全甲是陝西略陽縣人，去年被胡軍抓去，今年才二十四歲，家中留有祖父、父親、母親、妻子四人，全靠他一人勞動，馬全甲說：自被抓走當兵後，軍好，不殺俘虜，才放他出了這話，於三日夜大恒逃出。陳光鵬和許仙年是陝西富縣縣人，兩人並是姨兄弟，去年十月到姨家裏耕地，剛巧胡軍抓走，一直被抓到八十一團，當兵，今春跟到大寧後，乃決心跑出，過牛馬生活。（王大化）

偽軍暴行

（新華社綏蒙十一日電）傅匪偽四師侵佔我左雲後，

硯灣行政村抗烈屬
打下恢復生產底子

（靜樂訊）硯灣行政村在此次土地改革中，認真解決了四十四戶貧苦抗烈屬及復員軍人的生產困難。他們共分得土地二百一十六垧半、糧食三十五石、衣服一百零四件、房三十間、牛十七條。劉灣自然村抗屬趙小眼家老母分到十垧地，內頂好地一垧，糧食布匹、鍋等，又和他的親戚富農分了一頭牛，由富孩負責喂，給老太太耕還四垧地，免去抗勤。群衆會上又確定其親屬邊成負責給他超水砍柴，成免去抗勤。布袋溝抗屬裴半生兄弟四人都是光棍漢，三弟兩生前年參軍，這次來生分到十垧好地、碾子一個、布一疋、銀一大石、被子一床及農具等，裴來生分得東西後，當天夜間與兄弟們計劃，叫老二不攬工，回來種地，裴顯生適從部隊回來探家，他在群衆會上說：「我從八歲就攬工放羊，怕人家地主不要，假

翼城一完小
給貧苦群衆送禮

翼城縣一完小三月份開始，配合村公所組織、成立了村婦救會，在校內（夜校）幫助缺乏勞力的貧苦抗工屬等五家貧苦戶，送了七十多個師生參加，有的抬擔，有的挑水……抗屬和貧苦群衆十多年，每日下午有七十多大家的情緒很高，另外，學校還給此次送給貧苦抗烈屬和群衆十七家。（張志堅）

在附近一村婦女大會，住在一個村的一婦女排長，晚叫村婦救會主任，在鄉……

二專署
一封信壓住群衆
神池店兒上惡霸逞兇

（神池訊）二區店兒上村，大地主項鶴案、項狗案兄弟兩家，剝削壓迫群衆最厲害，有該村農民的歌謠說：「店兒上神仙項鶴案，口裝沙糖心裝蒜，一洞神仙鬼王孩（項狗案小名），大斗小秤撥哄人。」他們在舊政權時代，當過村長、學董，項鶴案有五個兒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都在國軍那裏，三兒項傑在我十一分區搞生產工作。項家經過群衆兩次清算，只清算出一部份土地，在第二次清算後，項傑帶着手槍騎着馬，耀武揚威地回到了村裏，威脅群衆，揚言要清算的找他家，又到二專署、縣府告狀，專署不了解情況，給縣上來信叫「糾正」，項傑趁機想打積極份子張傑，打的時候，區大隊長張風翔在旁看着，並沒理會。當時我某團新兵連住在項傑家裏，項某挑撥軍隊把村公所通訊員吊了一回（一來說村沒錢什麼吊的）。想稀一來其他地主們更大膽活動，氣焰高漲，按着縣區幹部要村長、張區長根據專署指示去了該村，一去就住在地主項傑家裏，項傑請吃了一頓飯，假裝在他們面前承認了些不是後說，群衆猶豫

的仙鍋火。張、賈二人的片面之辭，也沒深入群衆了解情況，對項傑打積極份子，更使之不服，就叫了部來，一口要村幹部去，村幹部心裏不同意，給地主「糾正」回五石，當時村幹部沒有，地主就要抵公糧，所以某大公糧十幾石不給部也不敢去要，現在幹部不敢說話也不敢說，村幹部，來往人客，也不敢減租的抗動。

獨夫兇殘超過日寇
三萬台人慘遭殺傷
台灣團體領袖要求軍事審判陳儀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美聯社上海十一日電稱：台灣團體領袖在上海發表聲明稱，被陳儀殺害台人達三萬餘人，包括青年、學生。台灣的台灣居民協會，要求立即撤換陳儀。聲明稱：陳儀的結果，由四十萬的台人失業；明並請立即「審判」台灣的恐怖，屠殺，實為陳儀挑撥。流氓的領袖，輪番評論。與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的談話，是台灣人聲明的：台灣人民認為，即台灣官吏比日本人壞得多，因爲在日本軍閥統治時間，台灣人從來見過這樣的流血的屠殺。

高家村解決幹部問題後 群衆撕破臉鬥倒地主

（本報訊）興縣高家村經過基本羣衆民主大會，處理與教育了犯錯誤的幹部之後（見四月六日本報二版），羣衆情緒振奮，團結一致向地主白鳳山、白新運和老婆及拉攏幹部讀茶子貪污的富農白鏈綱等，進行了勝利的撕破臉皮的鬥爭。經過反覆的宣傳討論醞釀，羣衆明確了解了「大家鬥爭，大家有利；人人有份，統一分配果實」，特別照顧貧苦抗屬等貧苦農民」的精神，積極訴說地主剝削的罪惡。工作團通過積極分子更從打破白姓封建宗族思想上，提高羣衆階級覺悟。被剝削壓迫的農民，都要求在鬥爭大會上控訴清算，他們更研究了地主惡霸可能的陰謀詭計及對付的方法，所有的人燃燒起了撕破臉皮的鬥爭勇氣。三月二十五日開始連續三天的鬥爭大會上，全村一百十六戶全都參加了，佛外村到會羣衆達二百多人，先後一百四十七個人講話，從來沒有在羣衆集會上講話的老漢白懷里、白外、白鳳成等，也在幾百人的面前，吐出苦水來。大家的氣憤開始對着白主老婆，還她外號叫「孩麵姑娘」的女惡霸高利盤剝：月利七八分，過五天就要算一月。誰家有好地，她就上眼，放債吃利，滾來滾去，都掠奪到手裏。羣衆對她撕剝削罪惡的控訴（詳見今日本報四版新聞），地主白鳳山，同樣是農民的吸血鬼，奴漢家添租種他的地，有一年遭下年，饋父不起租，被迫寫借約，三不租子，每石年和五斗，六年後光利錢付了九石，其他剝削事實歷數不盡。農民牛元爲過去受的罪和苦，激憤異常，指着地主們說：「提起你們地主過去欺壓咱窮苦人的事來，爲把你們狗日的皮剝也不爲！」白應華放聲的說：「咱過去是排三代，叫你們伯伯大娘，如今叫你們個名字就夠啦！」在羣衆光氣瘡對地主階級仇恨的怒火下，白兆元的女兒、媳兒、兄弟訴苦之後，也要她父親來要講話；白候悉在父親面幾天還不叫兒子鬥爭，叫兒子不要亂說話。現在自己卻在大會上，搶着講起還工夢苦的情形。靜看的娘婦編裏正懸着，也放下簪生器來發完背往回去；甚至白老婆的親侄兒中農白增光，也揭發了被霸佔土地的事，他傷心的流下眼淚，白新運的媳婦、弟媳婦，白鳳山的外甥等都訴說了自己曾受過的氣。在鬥爭中，中農們除積極參加外，並普遍明確的認識了扶助貧苦羣衆的道理，他們說：「算出來的東西我不要，分給貧苦農民翻身！」鬥爭會後，關於富農白世潤等的貪污及封建剝削的清算問題，爲不妨礙羣衆的春耕，羣衆決定交由清算分配委員會替他們解決。此次共清算兩戶地主及六戶富農的水坪地五十二畝，好山地二十五垧，墳園地三垧，窰四眼，標準布二十二疋，牲畜兩頭，白洋八百三十七元，棉花四百七十五斤，糧食五十二大石，其他財物一部。現在，全村羣衆正搶在春耕熱潮中，新得分地的農民更歡喜的加緊生產。（吉康濤）

八號村土地改革中 撤換壞幹部

（新華社綏蒙訊）涼城八號行政村因未能動起羣衆，雖經兩次改選村政權，但奸僞人員仍掌握村政，爲非作歹。如僞村長李志清和僞閭長張紅孩爲担任農會主任和代表，李志清霸佔其娘爲妻，將貧農李全海的耕牛一頭殺吃了。李全海的老婆哭涕哀求，反遭辱罵：「你眼紅流淚水，爲甚不盡幾個字，也給公家辦辦事。」其弟李二蛋，當民兵小隊長，隨便將羣衆窰洞佔作馬房，每夜要麻油三兩，否則即說爲生敵情由羣衆負責。長工張萬森被捆從村裏叫到站崗，站崗一天，便被罰十天，結果使羣衆不要而失業。貧農李成文因站崗被李二蛋捆打兩次。村長李土林也和李志清勾結一起訛詐人民，去冬收公糧時，向一家窮寡婦徵三斗公糧，而上中農張貴保的姊妹因知僞有男女關係，則一顆未徵。去年清算出地主張相傑牛一頭、羊十五隻、青苗地一百一十畝，大部份被村幹部和民兵吞食，九戶貧苦人家甚也沒分到，一家窮寡婦要求半天才分給一畝地。去年政府發放的救濟物資，每個村幹部和民兵先挑選了三四件衣服後，結果才給羣衆，貧農一點也沒分得。此次綏蒙區工作團到達該村推行土地改革，啓發羣衆起來撤換不良幹部，有了土地才能翻身，貧農何某說：「只要事情能辦公道，翻也像窮翻身。」僞農張某說：「現在世道變了，我才敢說話哩！」中農宗德保回憶起李志清逼窮要他一石一斗食糧而被捆打情形，不禁泣不成聲。貧農李全海的老婆爲訴爭志清殺吃她的耕牛恨，激起全場羣衆憤，一致通過撤掉李志清、李二蛋和張紅孩的職務，並叫村幹部退出全部吞食的鬥爭果實，並改選村政權和農會。羣衆說：「這可見了青天啦！」（海雲）

中陽龐家會興修水利 政府貸給貧苦群衆修渠口糧

（新華社呂梁電）中陽城關區龐家會行政村之龐家會、倘家峪、呂家灘、邢家塔四村，清算漢奸地主勝利後，即積極轉入生產，商定興修水利。龐家會及倘家峪兩村聯合，以龐家會舊水道爲基礎，再提高上游水道，一直築到縣城附近，渠長由不及十里增至十五里。然後再挖深，加寬六尺，使上游全部水量灌入，預計開工千餘，將增加水田四百畝。自四月三日起，已動工趕修，按受益土地多少，分配各家工數。無勞動力之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一律免工；兩村農忙之時間，以土地多少按日輪流。呂家灘、邢家塔兩村聯修另一水道，水田可由過去二百餘畝，增至五百五十畝。以上各渠不久即可修成，全行政村水田可增至一千三百餘畝。又邢近之桃花峁一村亦與太高村聯合修河渠，僅桃花峁一村可增水田二百畝。城關區公所爲扶助以上各村興修水利，已發給水利貸糧一千三百八十斤，解決貧苦抗烈屬及貧苦農民修渠期間之口糧困難。（馬明）

邊區工作團領導保三區濤底塔群衆 揭破惡霸陰謀轉入清算 首要壞份子劉成美助理員當衆撤職

（本報訊）混入民主政權，充任區助理員之保德三區濤底塔地主劉成美，與其父劉克敏、堂兄劉成德破壞清算鬥爭的陰謀，被羣衆揭破。劉克敏在舊政權時當了廿二年村副，全村三十餘戶，差不多都受過他的壓迫，人稱「五閻王」。劉成德亦係惡霸，人稱「安三太」。劉成美自四零年混入新政權，由村農會主任到區助理員，他家便在村內繼續作威作福起來。該村主任前後更換過八個，全係劉家指使操縱。前年農會幹事郭元同同志當主任時，因大膽揭發「五閻王」、「安三太」隱瞞成份（地主隱成中農），遇到負担，不到三個月，便被他們攻擊下來。在改「選」那天，「安三太」到處活動，「幫」人寫票，並替他老婆弟媳妹寫票兩張，結果使他們預先佈置下在郭撫全得了十六票，比郭元同多一票而「當選」，民兵分隊長劉克志揭發非法替人寫票，被「安三太」大罵一頓。劉克志、郭元同二同志，爲聯合四個積極羣衆，清算劉家貪污的積谷糧，劉成美就用「同事恐嚇打官司」來威脅，並且汚衊郭二同志爲「十惡帝」，以破壞其威信。縣負責幹部之一劉孝茂同志，也中了什麼的鬼計，在今年一月區級幹會上說：「不撤得扔了這兩個灰幹部（指郭元同、劉克志），濤底塔的工作就不好。」

邊區工作團到了保德 劉成美佈置破壞群運

三月間邊區工作團到了保德，劉成美做撫心虛，雖忙跑回家去，叫郭撫全誣告郭元同和劉克志，隨後又設法派了老百姓三個毛驢，以對發收棵子父親，往外搬運財物，並且佈置給他對抗羣衆鬥爭的方法，叫他，在羣衆要地時，先給中等地，若不行，再給大好地；好的地要留，被納。信後註明「看完燒了」。信被區公所不再放心，劉成美又把他老婆叫到區公所作佈置。劉成美回去後，勾結幹部和積極份子，「富農」郭候拉挑撥起來，並搖動羣衆，說「一次要收拾幹部，和下川坪一樣」。並且叫劉克志媳婦到工作團告狀，執料他們的媳婦兩人，各說一套，前後矛盾，工作團看出他們的破綻，即抓緊教育。其兒媳最後在羣衆面前說了實話，郭候拉當衆認錯，說出劉家破壞羣衆清算的陰謀。

三村群衆聯合大會 鬥倒劉家地主惡霸

從三月二十五日起，濤底塔、北山、張家灘三村羣衆開聯合大會，向劉成美「五閻王」父子提出訴苦和質問。「五閻王」最初還兩眼望天，「安三太」擺出地主的架子，窮行兇打人，從桌上刁頭擺「五閻王」最後被羣衆威力壓下，[illegible]。現在在羣衆打擊之下，[illegible]勾結女[illegible]，清算他們的[illegible]，[illegible]、抗屬、貧苦[illegible]、衣服、汚衊[illegible]、小麥、李家[illegible]一切財物[illegible]。（[illegible]明）

安溝優抗做的好 李老漢生活不愁了

（興縣訊）四區安溝村，優抗做的比較好，認眞解決貧苦抗屬困難。該村有個六十二歲的抗屬李二作，大兒被地主王志德打得瘋死了，二兒四兒參加了八路軍（四兒已於四一年犧牲）。家裏現有一個半勞動力，減租時買下四垧坪地，九垧梁地，最近又分給他十一垧半坪地、九垧半山地、四間房子六間園，農會借給五石五斗糧，解決口糧和種籽困難，和另一家抗屬夥買了一條大牛。李老漢很高興，說：「吃飯穿衣都不愁了。」去年，村裏就對他優待的好：春耕時幫了他四個牛工，供給四斗口糧，到冬天又奔出五斤半棉花，全村婦女給他紡下織成九丈布，還送給一件襖子、一床被褥，逢年過節羣衆給送白麵、雞蛋。他四兒四一年犧牲後，政府撫卹了四百斤米。去年冬天二兒回來探家，看到家裏生活過好了，他向他父親說：「你老人家好好在家照顧吧，咱家生活過好了。咱打倒蔣介石再回來！」老漢說：「我有了好地種，有了房子住，又有牛和口糧，還一下日子能過的更好了！」（高燦林）

×××

神池莊兒上 抗勤制度比較好

（二分區訊）神池二區莊兒上村抗勤制度，做的比較合理公平。全村按照這些規定做的：（一）給抗屬羣衆有牲畜者一律服抗勤。（二）人畜有病者免服；病好後不誤服；牛牲前後四十天不服。（三）新買的牲畜在富年內減半服。（四）雙節牛拉車往返六十里左右者頂五個工，不及五十里者以半工計算。（五）給抗屬代耕熟地，每犋牛一天頂一個工，開荒加倍計算。村裏製了兩塊木牌，一塊記牛工，一塊記人工。記牛工的寫着牛主姓名、號數、牛的數目、支差地點與時日等項目，誰家支了差，就給記上。人工支差也有詳細記工制度，全村有六個小組，每組組長，誤差一找就行了。自衛隊長經常同羣衆公佈這情況，羣衆也可隨時檢查記工牌。由於公平合理，至目前爲止，全村應服抗勤的牛或人工，相差不過一半個工，所以羣衆沒有意見，一派就到。（陳平）

×××××××

復員軍人的生活和生產

自己動手解決困難 勤勞生產有吃有穿

安江桂

去年四月復員在臨縣六區窰峪村。今年討論貸款羣衆說：「應該貸，老安生產搞得多！自己拾柴禾，花四個月紡了十九、六斤，解決了自己吃鹽、燒炭、點燈等的用。宋不明就拾糞，七個月拾了三十多車。」他說：「過去是軍人，現在應該給老百姓，要自己生產解決自己的困難。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任見娃）

王初洪

方三區横泉人，三八年參軍，四二年因病復員在臨縣參加武工隊辦人，方山解放後，又返回横泉兩寨山上安家。政府劃給水地三畝、荒地十六垧，他勤勞生產，很自領導變工組，四五月一人在山上開荒，秋天共打得糧食十七石多，冬天發的路，買了三分之二牛，現有吃有穿。土地改革中又給分水地二畝、坪地四畝，羣衆反映：『初洪實在好苦，對人和和氣氣。』農代會時被選爲農民代表。（懷德、季義）

不勞動又鬧嗜好 群衆盼全富改過

劉全富

臨縣[illegible]人，四三年復員回村，當時爲部介紹他到村公所當通訊員，四年又幫他調劑、回贖了地，幫助娶過媳婦。沒有水一畝、坪地三畝，每年還有政府發給的四百斤貸糧，女人還會紡線子，生活不應能過好。但他不想勞動，大煙、賭博，弄得生活困難起來，這次發放貸款決定不貸給他。羣衆說：「如能改了你那壞毛病，別鬧，不說一個全富，就是十個全富，全村人也能幫他啊！」（高惟辰）

磨麵趕集派抗勤 玉海的做法太不對

李玉海

去年五月復員到方山横泉安家，村幹部羣衆給調劑水地三畝、坪地四畝，時大部莊稼已[illegible]，村幹部[illegible]三牛，幫給[illegible]畝並送一部[illegible]，收時他要了[illegible]人收回，打[illegible]三次[illegible]衆[illegible]羣衆[illegible]分[illegible]地[illegible]衆很不[illegible]幹部[illegible]後，[illegible]人[illegible]認[illegible]（懷德）

豫北我軍收復鶴壁鎮
殲偽孫殿英部千餘
豫皖蘇我軍解放扶溝城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十三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殲偽孫殿英部六縱隊一團千餘人，收復湯陰以西蔣偽重要據點鶴壁鎮。該軍係於我軍豫北攻勢發展，五日由鶴壁向湯陰逃竄，在北唐仲（鶴壁、湯陰之間），遭我軍伏擊，大部就殲，計斃敵二百八十餘名，生俘七百餘名，繳獲砲二門、機槍四十一挺、步槍五百餘支、槍砲彈五萬餘發、電台一部，鶴壁隨告光復。

（新華社冀魯豫十三日電）南渡新黃河之豫皖蘇人民解放軍某部，於十日攻克平漢南段許昌以東的扶溝縣城，殲滅縣記河南五專署集訓總隊及保安團全部，除斃傷外，生俘蔣軍三百餘人，繳獲重機槍四挺、步槍三百支，人民解放軍僅傷五人。此為三月下旬豫皖蘇軍民反「清剿」以來解放之第四座縣城。

陝甘寧關中分區軍民
月餘來殲敵一千八百
廣大地區土地改革與春耕照常進行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在南距胡宗南老巢西安僅百餘里的陝甘寧關中分區，現除馬欄、柳林、廟灣、石門關、轉角、關門子等幾個零散據點為蔣軍盤據外，其餘廣大地區，土地改革與春耕生產仍照常進行中。自二月下旬迄四月初四十四日以來，蔣軍已有一八二二名被當地軍民消滅，其中斃傷團長以下四零四名，生俘營長張繼良、劉延俊等四名及以下官兵一三零四名，繳獲火箭砲兩門、大小砲十七門、輕重機槍及手提式等二二六挺、步槍七六七枝、子彈十三萬發。三月二十一日，新寧五亭子之役，一舉殲滅敵新一旅二團之四個主力連，斃傷敵八十餘，生俘其一營營長劉延俊、副營長曾繼明以下二百餘名。二十四日收復赤水鐵王鎮時，消滅敵保七團一三兩大隊，斃傷俘敵三百四十餘名。二十一日，一度襲入柳林，俘敵人槍各十餘。二十二日在窩兒填與敵保四團遭遇，俘其中隊長以下六十五人。

蘇北人民解放軍
粉碎敵「清剿」

（新華社蘇中十三日電）蘇北人民解放軍粉碎蔣軍「清剿」。三月中旬，蔣軍集結四十八師一七四旅、五十八師新十一旅約二個團兵力，偽軍孫良誠部一個團，六十九師六十旅幾部及土著蔣偽等，自三月十八日開始，向泗陽縣四河套、黎集、龍集區及泗宿進行「掃蕩」，並以一半兵力控制洪澤湖西之半城、金鎮、歸仁集、大李圩、泗宿公路上之大中集建立據點，推行局部「清剿」，蔣偽淮、泗等縣保安隊，亦配合土著蔣偽同該地邊區騷擾。淮泗子弟兵配合邊區洪澤湖水上部隊，於二月二十三日拂曉襲該湖泗南劃仁、管鎮偽大隊，斃俘偽大隊長鄧凡廣以下七十名，繳機槍一挺，步槍三十餘支，子彈千發。二十七日，人民解放軍一千餘人的三路進攻，殺傷其七十餘名，餘不支潰退。

×××

灌雲民兵蔣玉鈞

兩槍打退八百敵人

（新華社蘇中十三日電）灌雲縣伊山區民兵蔣玉鈞，以兩槍擊退八百餘敵人。三月二十六日，駐大伊山之蔣軍四十四師兩個營七百餘人，攜擲彈小砲四十餘，分三路合擊伊山區攢容後，次日續出犯，駐張店該師之工兵營，亦出動兩個排助戰。該地區餘民兵即隨開正面，轉入敵人側襲，展開狙擊戰，民兵蔣玉鈞一槍擊斃指揮進攻的敵軍指導員郭生高，第二槍打中了敵人六五擲彈筒的一個，敵見勢不好，即行潰逃，民兵乘勝追擊，又斃傷敵各五名，獲子彈一百五十餘發。

•竄東敵逃亡日甚•

竄東蔣偽軍逃亡日甚。據不完全統計，一月到二月底，僅遂化、來河、睢寧西、泗五縣所駐蔣軍即逃亡千餘人，參加我軍，並帶有機槍一挺、步槍七十餘支。

靖江蔣軍兇殘暴虐
集體屠殺青壯五百餘
人民紛起參軍誓必報此大仇

（新華社蘇中十二日電）蔣軍「清剿」蘇中靖（江）四時，曾在東興太和兩區進行大屠殺，僅夾港口一次被殺青壯即達五百餘人。「清剿」中，蔣軍一零二旅一零六團從生祠室分三路出發，由東北向西南，要殺盡沿途住戶，按戶搜索，凡發覺者，捆出揮殺，並用機槍掃射大聚「跑反」羣衆，迫使數千羣衆奔向西去。西部通泰興的界河橋上，又有蔣軍封鎖，人們只得南逃，至長江岸上，再無路可走，終被包圍於滑江之夾港口沙灘上，大家自知已臨絕境，一時哭聲震天，十數里外可聞。便衣不斷為蔣軍押去，紛紛投江自盡，餘五百青年，途為蔣軍押走，自夾港口至蜒蟣市十幾里路途中，即被殺四十餘人，龍港圩一塊麥田裏，死屍直將麥子蓋住。行至蜒蟣附近之十六圩，蔣軍復將周圍人民抓捕一起，關在大壆中，白天纜飛拷打，晚上剝光衣服使臥於地上，蔣軍並派隔幾分鐘，來潑冷水一次，如此兩晝夜，大部皆已凍斃，不死者亦被槍斃。慘案發生後，該兩區屍首遍野，新坟疊疊，小孩都戴白帽，女人哀哭聲嘶，各村十室九空，幾無人烟。為報此大仇，羣衆紛紛參加靖江獨立團，親送子弟參軍，老人們向團長說：我們不願看自己的兒子被蔣賊殺死，送到這裏和蔣賊拚命。

×××

冒槍林彈雨
胡老大娘搶救傷員

（新華社冀熱遼電）熱河建平縣×村胡老大娘，於槍林彈雨中，搶救我軍傷員。上月蔣軍「掃蕩」建平四部時，胡老大娘親自上山給人民解放軍送水送飯，十八日晨，老大娘從山回來，見該軍一傷員負傷前行，蔣軍逼近，子彈橫飛，老大娘急將傷員背起前行，子彈打穿她的衣褲與辮髻，老大娘卻安慰傷員說：「不要緊，有我就有你。」走出半里多路，才遇到擔架。胡老大娘家五口人，從前靠做討飯過活，去年土地改革中，分得十多畝地，她常對人說：「八路軍是她的親人」。

葛羅米柯在安理會建議
監督美國對希援助
此舉已使美國陷入進退維谷

（綜合各方消息）杜魯門之援助希土計劃，遭到國內外進步人士的強烈反對。蘇代表葛羅米柯於痛斥杜魯門政策之同時，七日向聯合國安理會建議成立一委員會，「監督美國對希臘之援助」，蘇聯根本反對援助會與希特勒德國合作之土耳其」。紐約各報及輿論家指稱：蘇聯代表此一建議，已使美國陷於進退維谷之境，迫使美國表示，或公開反對聯合國監督之建議，或接受之。此建議如付諸實行，則美國之行動必須逐步獲得聯合國之許可，並有遭受蘇聯否決之可能。同時，美國人民和進步人士對杜魯門之援助希土計劃，紛起表示反對。「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十日在紐約時報發出通告，敦促讀者要求參議員和衆議員支持將希土問題提交聯合國的議案，並要求杜魯門撤消其所謂「真誠的命令」。通告中摘引了前副總統華萊士與美著名文學家夏卜勒氏抨擊杜魯門計劃的演辭。若干參議員亦反對援助希土，共和黨參議員布許斐謂此係背棄聯合國之舉。另一共和黨參議員馬丁提議應先調查美國之財政情形，以便確定美國人民是否願作必要之犧牲。九日，參議員在討論該案時，民主黨議員潘貝爾及強生均表示強烈反對該案。即在美國反動派內部，亦發生分歧，當范登堡要求參議院即時表決其援助希土修正案時，反動的塔虎脫卻不予贊同。

北平民主團體函四外長
贊同蘇政府建議
交換關於中國問題的情報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新聞界訊：北平各民主團體頃致函蘇、美、英、法四國外長，表示贊同蘇聯政府之建議，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參加國家，應交換關於履行不干涉中國內政協議之情報。

華萊士在英發表談話
反對美擴張主義政策

綜合各方報導，以反對杜魯門反動外交政策著名之美前副總統華萊士，八日從紐約飛抵倫敦。華氏自謂此行是來歐洲旅行，以發現相信和平計劃須令世界團結之力量。他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演說，謂目前世界形勢存在着危機，他們探求的力量，為「前進力量」。並說：各國如能臨崩，則世界才有合作之可能。華氏於抵倫敦的第一天早晨，即應「新政治家」週刊之邀，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當談到美蘇關係時，他發警告說：美國欲「在蘇聯邊境之真空管注入空氣」，實乃一「愚昧」「徒勞」之舉。當某記者問他美國究應如何時，他答稱：「美國政策及資源，應用來促進世界一般人民之進步，而不應用來製分世界為兩大敵對集團。」談到美國對外政策時，他表示反對這種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者的路綫；並說：列強彼此間缺乏之諒解及對石油之競爭，致使地中海區域對世界和平成為一種危險。美國表示對近東國家貸款，以便各出的反動派力量得以活躍，這種貸款，具有過多的火藥氣味。華氏相信該問題應在聯合國政治舞台出現，係間接由於美國外交政策與促成。華萊士認為美國不能以與共產黨作戰之手段應付共產主義說。他相信我們對相反的結果，以共存，並且表示將譴責一切力，以促進英美蘇三國間最大諒解。前氏對遠東局勢未加評論，只說：相信亞洲前途偉大。

美國在近東之擴張
已轉向公開干涉別國內政
蘇爾諾夫評杜魯門「援助」土希咨文

（塔斯社莫斯科訊）蘇爾諾夫頃在勞動報著文論杜魯門「援助」希土咨文稱：「此咨文已在近東國家進步人士中引起騷動，咸認此係美國企圖在近東與地中海攫取穩固地位和軍事基地的表示。民主人士認為這是美國公開干涉別國內政。許多國家的報紙，都同樣指出，這是美國石油壟斷資本的新機勢力在美國政策上新趨勢的表露。近東很久以來就吸引了美國壟斷資本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侵入近東國家的美國資本業已增加，美國資本已侵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埃及、土耳其及巴勒斯坦等地。美國利用當前局勢的特點，排斥英帝國主義在這區域的地位，削弱了英帝國主義集團，他們看得很清楚，海外的「窮兄弟」正竭力要將他們擠出去。但英國在財政上和政治上，都已為戰爭所削弱，不能抗禦侵入的美國資本。此外，英國又恐怕近東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為了保存她在近東的地位，就同意與美國，並與它締結協定，來共同榨取近東的石油資源，首先土耳其就是美國商品傾銷成品與購買原料的方便市場。其次，——這是美國的主要論點，土耳其在地中海上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杜魯門總統的咨文，即在於進一步加強美國在近東的地位。這與阿拉伯的大油行鋪的協定，也是為了相當的目的。美國一再聲言，着他們在近東的「文化使命」，「要幫助這些國家的窮苦人民」，美國人利用報紙、影片、書籍與並辦學校和印刷大批「頌揚」美國「民主」的書籍與小冊子，以鼓吹他們的「好意」。阿拉伯的美立學校中，美國人大肆吹噓他們尊重小國的主權和民主自由，而美國資本，則被描述為要幫助地方國民經濟的發展。然而事實上，美國加強內卻在近東各國進行着殖民地的剝削。美國人不僅作經濟剝削，他們更常常干涉近東國家的政治，這些干涉，大部份都是在低毀的形式下進行的。黎巴嫩的丹馬尼報引用了關於此的例子說：美國公司在貝魯特當局招僱工人，在黎巴嫩的土地上開辦管線，應僱工人須答問所加入的政治團體及國籍等；……這使他們在選舉中選的下的罪，在下式選舉要求。在美國實驗一民主可憐者的「投資」。該局會一再批評過美國近東即難對美國的投資政策。著者得出結論說：美國在近東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的政策，向到經濟與政治生活的公開干涉，在經濟方面看來，日各國民主人士對杜魯門咨文的驚訝，就十分明白了。

要求增資改善待遇
美三十萬電話工人罷工

（華盛頓訊）美全國電話工人聯盟會員三十萬名，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未遂，於日前實行總罷工。電話事業之癱瘓，已由東岸開始，而遍及全國，為瀕於停頓。又訊：為抗議兩個煤礦死亡煤工一百一十一人之西區煤礦慘案，全美四十萬煤礦工人大部罷工，並舉行大會悼死難工友。截至目前為止，美國礦工罷工者仍在二十萬人以上。

鬥垮地主白老婆

胡正

——高家村訴苦清算大會速寫——

一、地主老婆心腸黑

三月二十五日，興縣高家村羣衆，向地主白興還的老婆作了堅決的，澈底的清算鬥爭。

在舊政權時代，高家村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怕她的。她家喂着兩隻大黃狗，當佃戶們去交租還賬時，黃狗就撲上去咬，她在玻璃窗上看着，不但不管，反駡：「咬死也不虧！」佃戶交不上租時，她就出門備討，騎的馬，打的傘，一坐到佃戶炕上就說：「快給老娘娘錢吧！」有一年，佃戶白印華的糧食全被剝去還不夠，就把大甕搬走，租子交不夠，就寫借約，窮苦人秋天還不起冬天又拿甚麼呢？除夕，她就派人把白印華家過大年預備的吃食全拿走，圖白印寬家大年初一就斷了炊不冒煙，全家人哭吼着熬過大年。

她不但是用高利重租剝削農民，就是拜她接下的野漢子，也要吃她幾斤夜麵，所以人們就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夜麵姑娘」。

二、羣衆怒吼了，地主的臭威風再耍不開

今天，被地主剝削壓迫了多年的農民，要向他們索取一切的血汗賬了。高家村的羣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吃過早飯，就興奮的向清算大會會場集攏，還有十里以外的趙家川口，和山背後張家岩的羣衆，也湧來了，人們看到「夜麵姑娘」已被拉到會場當中，許多憋在仇恨啊！當主席剛講完話，控訴馬上就開始了。趙全生站起來說：「我租了你家八垧地，你要下二百零八塊銀洋的租子，窮人沒地，就得打重租，寒天受到夏天，夏天熱到秋天；把打下的糧食全交了你家還不夠你的租子，欠你家三十塊錢，就把我的牛折去，我以爲折去牛就沒事了，可是爲什你不讓我抽約？」控訴，人們又控訴她高利剝削的花樣，放賬時，月利八分到一角，用「擱月子」的辦法，如原說借半年，你就是四個月頭上還也得出六個月的利，還賬時是「過三不過五」，六個月零五天就要算七個月的利，借約上都寫上七錢二重的大洋，還時一個一個秤過，王娃還借了他三十元，還賬時因不夠七錢二又補了五角，白根環欠他十元，春天他要糞頂了賬，夏天她說糞不好，又讓白根環子給他鋤地，她進城時，又讓白根環給她送東西，白候禿交了租，但他還要強迫白候禿的爹給她打水掃地。

人們一件接一件的控訴，白維看氣的跳起來指着「夜麵姑娘」說道：「我挨了你十五塊錢，還了你賬，你不給抽約，你男人死時，我去抽約，你說：『錢沒給不能抽約。』還罵我們窮鬼，你這個『夜麵姑娘』，你這個灰老婆子就甚麼不說理，就實壓迫我們，我今日要翻身，我要向你抽約！」「夜麵姑娘」瞪着人們對他的控訴，看到以前威在她腳下的農民要翻起身來了，這傢伙是那樣的不甘心呀！她瞪着人羣，向控訴她的人們唾着口水，她還想用舊日的威風使農民們不敢說話。

可是，農民們今天不怕她了，一齊站起來，跑到她跟前質問：「你瞪誰？」「你嚇誰？」白雛[illegible]說：「我一輩子沒虛說過人半句話，你欺侮我們的事實，我們說也說不完，大家說對不對？」「對啊！」緊接着，激怒的吼聲和口號聲從院子的各方響起：「鬥倒地主的威風！」「挖斷窮根，徹底清算！」「我們要翻身！」在雷一樣的羣衆怒吼中，「夜麵姑娘」的兇燄被摧倒了。

三、羣衆越來賽如虎，地主只有把頭低

攬工出身的貧農白候禿，披着一件稀爛的皮襖，從人羣中擠出來，他想起舊日地主給他的痛苦，看到今天地主還想使她的狗威風，仇恨與怒火交織在一齊，燒的他臉上的肉都在跳動，他面對着「夜麵姑娘」，大聲喊道：「我家三[illegible]

留，你就罵我們是餓狼，[illegible]的不像人哦！有一天[illegible]

[illegible]紙彈，你老漢說我抓的就是[illegible]，逼我去支差，到了五寨，把腿跌壞，差乎叫狼吃了。」白候禿越說越氣，他手指着「夜麵姑娘」的鼻子說：「[illegible]挑要回來，[illegible]你男人看見了，你男人說：『你沒啦一畝地，郭奕來的棉花』！[illegible]強盜捆起來，用皮鞭粗的棍子打……」白候禿說到傷心處，就指着「夜麵姑娘」的鼻子罵出來，[illegible]你一句，我的命也活不了[illegible]，全家也不用活啦，今日我不怕你了！」

「夜麵姑娘」就像茅坑裏的磚頭，又臭又硬，又好比農民手裏推倒的柏樹，她還想抗拒，[illegible]白候禿更火了：「你還想壓迫我們，[illegible]，今天我們要翻身了！」

「夜麵姑娘」看到擋不住羣衆了，她就用手辯護，想用無恥的辦法抵抗羣衆，但羣衆立刻又站起來指着她喊：「幹什麼？」「說了[illegible]褲子也不行！」「說了[illegible]非鬥倒你不行！你今日[illegible]」「夜麵姑娘」一心想[illegible]羣衆，可是[illegible]，我不說了，我不賦了[illegible]。」羣衆讓她站起來，她只得站起來，灰溜溜地低着頭。

四、鬥倒地主大家翻身

貧苦婦女們也站起來了，白候兒的母親控訴：「我家挨了你的錢，還不起，逼的我老漢一年就把[illegible]，[illegible]見我還來，不給狐狗，叫你家的兩隻大黃狗咬上來咬傷我的腿，咬爛我的褲，我躺了四五天還沒好利，兒子趕緊給了我二尺布叫我補褲，我窮的連條褲還沒有，去問你要錢，你給了我一把爛補衣錢。」白候兒的母親氣的嘴上哆嗦嗦的說：「你把我們窮苦人欺侮夠了，我老婆今日也要和你算賬！」接着，婦女們都起來一個一個訴苦，一件一件的清算，「夜麵姑娘」的兒媳婦也起來控訴她虐待她的情形：不給吃不給穿，冬天把腳凍壞。她的話剛說完，「夜麵姑娘」的姪兒，六十多的老漢白增光就站起來控訴了他分家不公的事情，白增光說：「我攬了半輩子工，你都不讓我種幾畝地，我爹要種你幾畝地，你把我爹拉到河灘裏鬧，又拉回家來打，打的躺了十幾天，我爹告到縣上，你花了六十塊白洋，承審員問了一半案子就不見了，臨了，我們有理的打了個輸官司，舊政權時候，你們地主和衙門一個鼻子出氣，我們窮苦人有冤沒處伸，有仇沒法報！」說着，他傷心的流着眼淚，最後他洗了一把鼻涕說：「那時我惹不起你們了，今日大家都翻起身來，訴訴我的冤，和你算這筆賬！」

……訴不盡的冤屈啊，算不完的血淚賬啊！多少年來被逼迫剝削的羣衆，苦難的，今天站起來了，這個「夜麵姑娘」，這個壓在農民頭上的又臭又惡的地主老婆被鬥倒了。

散會時，農民們當走過「夜麵姑娘」的面前時，再不像以前似的給讓路了，[illegible]的農民的心目中，[illegible]一樣，把她往一邊一扯，就邁開大步，和農會員一道，[illegible]的土地和財產去[illegible]

前綫故事

郭拴柱老漢

海雲

段兩豐兩山腳下某村，有個貧農叫郭拴柱，今年五十一歲了，在前年我軍解放涼城時，他即參加清算復仇運動，會被羣衆選爲村代表。去秋，偽頑侵佔我涼城後，他便堅決離了老家，帶着全家三口參加了我某區武工隊，不久他又自告奮勇的送十八歲的大兒子去參加了游擊隊。他帶着十一歲的二兒子隨着武工隊，在豐溪山及涼城平川堅持鬥爭。他人雖兩鬢[illegible]，常常在黑夜裏把我們的佈告、標語、傳單貼到敵據點的村口，散發到平川傳單的鄉公所裏。有一次他把宣傳品直接送到敵偽鄉長鍾學林（綽號張疤子）的門裏面。在我武工隊的積極活動下，嚇得張疤子及「還鄉復仇團」的傢伙們，在晚上都不敢出來了。

郭拴柱在游擊戰爭的鍛鍊中，更堅強起來，有一次，一個隊員和他開玩笑：「你還要他子們打甚游擊了？」過了一會，他把鬍鬚刮掉，對那個同志說：「看！我和你們後生還不一樣？」郭拴柱，爲了他更好的深入敵後打游擊，就把他的一兒子送到後方學習，臨別前他說：「把這個兒子也送給共產黨，他是我的兒子，也是共產黨的兒子，將來長大也跟他鬧革命。」

軍民之間

人民戰士不愛錢

新戰士段學昌到茅廁去辦手，發現牆眼裏塞着一個白紙包，他拿出一看，原來裏面包着三十幾塊白洋。他想了想，又包好塞進去。回到房子裏，就問老太太：「茅房牆眼裏，塞的那東西，快取回來吧，叫壞人拿走，對咱部隊影響也不好。」老太太聽說，急忙去取出，數了一數，一元也不短，就笑嘻嘻的說：「前天[illegible]藏下了就忘下拿回來。」[illegible]導員問段學昌，他說：「我家在[illegible]，先前當過會主任。我想：『八路軍是老百姓的[illegible]，不能破壞影響。再說[illegible]你拿走了窮老百姓的錢，就[illegible]』」（齊致謹）

解放戰士趙來祥

楊華

趙來祥是忻縣南胡村人，因境貧苦，二十六歲時到綏遠五縣攬工，後又攬小鍋子，由於勤勞、儉省，後來買下三頭毛驢，並娶了個婆姨。

有一天他和趕毛驢的兩人一夫包個貨，半路上遇上二十個偽軍，把他買貨的白洋搶走，他的小生意做不成了，便租了幾牛種起地來。

可是種地也不能安生呀，打的糧食叫保甲長刮去，自己沒糧吃，春天借一石，秋天就要還兩石。

有一天，他大兒正在地裏鬧時，被偽頑軍派人抓去當了兵。趙來祥的老婆因此得了瘋症（身腫脹），不久就死去。

兒子被抓去沒幾個月，趙來祥也被抓到十七師當了兵，受了很多[illegible]勢。

在涼城對子底戰鬥中，趙來祥被我軍解放了，當我和他談話時，他滿眼掛淚的說：「我[illegible]了一輩子，剛剛的像個人家了，偽作錢又給搶散了個乾淨……」接着他擦乾眼淚說道：「我的血淚賬，一定要和偽作錢算！我雖然四十五歲了，可是我還能辦事，上級讓我幹甚我就幹甚！」

從此，趙來祥便在我某部當了個炊事員，在西瓦窰戰鬥中，在砲火下搶救傷員，後又調他當炊事員、炊事班長，平時工作很積極，早起晚睡，熬得眼都紅了，仍繼續工作，去年冬天他腳上生了瘡，仍不掉隊，不請病假，汾孝戰役中，他帶着三個炊事員在緊張的戰鬥環境中幫助事務長搞糧擔菜，保證了部隊的給養，在砲火連天中，不顧一切的給戰士們送上飯去。戰鬥結束後，在慶功會上，他領導的炊事班受到了表揚。

江南蔣區歌謠

人人都說江南好，
今年江南鬧大荒，
樹皮草根早啃盡，
死貓死狗塡飢腸。
江南女兒去[illegible]，
變作商品上市場，
市上人肉不值錢，
哭盡眼淚餓斷腸。
「刮民」上級徵軍糧，
一邊還要一邊搶，
捐捐稅稅急如火，
江南屍骨堆道旁，
人民逼得無路走，
梁山泊上動刀槍。

創刊二十